周易程朱傳義折衷

二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五

元　趙采　撰

䷮ 坎下兌上

程子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為困之

之義又兊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掩蔽窮困之時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程子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義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朱子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掩九二為二陰所掩四五為上六所掩所以為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黙不可尚口益取窮困

彖曰困剛掩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程子曰卦所以爲困以剛爲柔所揜蔽也陷於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爲隂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説爲處險而能説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説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葢其以剛中之道

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當困而
言人之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
故有尚口之戒
愚曰此卦與井通體是坎坎變六四為九四成困
變六三為九三成井二卦俱坎體而困為窮井為
通何也夫君子之於天下得志澤加於民故水在
木上斯為井邦无道卷而懷之故水在澤下斯為
困彖詞釋困曰剛揜者何言九二為初六六三所

掩九四九五為上六所掩三陰掩三陽以小
人而困君子也此以卦爻言困也釋亨而曰險以
說困而不失其所以亨者何言險在勢說在心困
在身亨在道非君子孰能之此以卦德言亨也釋
貞大人吉而曰以剛中也何大人二五也二五以
剛居中坎之心亨也大人之所以為貞也心亨能
出險況困窮乎故吉此以二五言大人之善處困
也甚矣處困非小德所能也文王稱大人孔子稱

君子二聖人其自道乎羑里之演易陳蔡之絃歌夫孰能困之釋有言不信曰尚口乃窮者何此以上卦兊為口有言也下无應有言不信也此聖人因上六以戒不善處困者也或曰彖言尚口乃窮而繫詞則曰困德之辨何也曰當有言不信之時以口則窮以德則辨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程子曰澤无水困之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

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初六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援助則可以濟

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失
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
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
在他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為株木臀
所以居也臀困於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
安則非困也入於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
能免於困則益迷闇妄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
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

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幽者不明也謂益入昏闇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朱子曰臀物之底也困於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初與四為正應臀謂四也株木亦四也巽為股股上為臀巽為木四為二陰所掩木不得敷榮株木也四剛而不中如臀困株木不安其居豈能濟人之困哉初既失四之援自四反二二為坎坎

陷也為溝瀆入幽谷也幽者北方不明之地初在坎底又入幽谷困窮益甚无自出之勢故三歲不覿自初覿四歷三爻三歲也二至四有離體離目為覿也困六爻陰為小人之困陽為君子之困然三陰掩陽小人困君子君子不終困小人實自取困焉故初六出則不得應於四入則不得比於二非自取困辱而何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

於酒食中有慶也

程子曰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尼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於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藴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

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

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厄於隂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隂所畜困陽為隂所掩也雖困於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朱子曰困於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

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為无咎也

愚曰二五相易為震震為稼二坎水注之為酒兌為口食也朱紱謂五也巽為股膝以上也乾為大赤坤為黃赤黃為朱乾為衣蔽乎膝上朱紱也酒食君子所以養五不應二二未得君困於酒食无以自養也朱紱方來五以同德終求乎二兩困相求惟誠能通故曰利用享祀上六宗廟五動二往震為長子艮為門闕長子升自門闕至於宗廟享

祀也享祀心専一之義也上求下應順也下進上不納逆也故易戒二曰征則凶凶自取之无所咎也象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言五未應二二雖困於酒食及五同德相求應則困之中又未嘗无可慶者焉

六三困于石據於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程子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

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
蔾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
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於石也以不善之德居
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於蒺蔾也進退既
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
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
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詞曰非所
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

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乎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乗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謂乗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朱子曰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宫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

備矣

愚曰上卦兊伏艮艮為石四五石也坎為蒺藜二是也坎為宫為夫離為妻為目見也三隂掩剛莫甚於六三六三上掩四五而下掩二天下之所疾惡而危害之者非斯人也耶夫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夫石堅而不可勝者也九四九五是也而三欲困之是非所困而困也以不肖困賢以下凌上公議之所不容也名

安得不辱夫蒺藜剛而不可乘者也九二是也而三乃據之是非所據而據也以小人掩君子以柔乘剛事理之至不順也身安得而不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宮雖其所安而不得久矣妻雖其所與而不得見矣歸无所容死无所託天下之至不祥何以過之斯人也犯義之甚神怒人怨視初上為最凶也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雖不當位有與也

程子曰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六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於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他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

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
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
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
不失剛柔之宜四應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
而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朱子曰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
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

不勝正故其占雖爲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爲九二
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愚曰四與初正應也初之從四宜速也而來徐徐
者何哉初與六三共困九二九二金車也九乾陽
乾爲金二坎坤體坤爲輿坎爲輪故二爲金車初
與三何以困之是適自困也故初六入於幽谷三
歲不得覿四故曰來徐徐困於金車吝始吝而終
通者九四之剛不失夫初之應其志在下是以有

終也九四於三陽之中雖不當位然上比九五而下資九二雖困於陰然有剛以相與故曰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程子曰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掩於陰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

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
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
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
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
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
致其誠敬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
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
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

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也故徐合而後有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始為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

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

朱子曰劓刖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掩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説體故能遲久而有説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

愚曰兑伏艮艮為鼻巽伏震震為足兑金刑之劓刖也二坎為赤乾為衣巽為股膝以上也赤紱臣

之紱也謂二也二以征為凶五以无助而困困於赤紱也巽為不果徐也兌為説祭祀已見二爻劓者刑其上也刖者刑其下也困之時三隂上下共掩剛九五豈終受制者必劓之刖之去其所以掩陽剛者既去梗除君子必合故曰乃徐有説言二五君臣之間始困而終亨也兌為説君臣相説則神人和同故利用祭祀而上下均受其福二之有慶五之受福二五剛中其所以在困而亨者中直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程子曰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也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於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

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兊上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為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

朱子曰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於葛藟於臲卼曰動

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愚曰巽為草六三巽象也故為葛藟上與三其位當應上六困極求助而六三柔而不正不能相濟又纏繞之故曰困於葛藟又以小人在上位高而必危故曰於臲卼雖然易窮則變變則通故易告之曰動悔有悔征吉言動著悔吝之機便有悔生矣若從正道而行則反為吉明示兩途惟人自擇

象以困于葛藟為未當言上六求六三為未當也
以動悔有悔為吉行言避悔而趨吉也

䷯ 巽下坎上

程子曰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
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
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為卦坎上巽下
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
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
其瓶凶

程子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
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
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
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
也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
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

不熟不如黄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毁敗也

朱子曰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程子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雖使幾至既未為用亦與未繘井同井以濟用為功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為用矣是以凶也

愚按程子云坎水也巽之象木也巽之義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而上乎水汲水之象也文公云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又曰以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却是瓦器又曰若作汲井桶則解不通且與後面羸其瓶凶之說不相合也以愚觀之繇詞言瓶者謂上卦坤體坤為腹二至四兊象兊為口井中之器有腹有口瓶也自四至初成反兊兊口在下巽繩反上而毀折之羸其瓶也不是

古人汲水只用瓦器不用木桶亦不是卦中不取
木義易中有一象則説一句聖人見卦中有瓶象
則説瓶巽木也巽乎水而上水安知非又以木而
汲水乎今人汲水二物皆用亦可見矣朱漢上謂
此卦象辭脱錯當云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
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其言
亦有理夫子於改邑不改井曰以剛中者何坎本

坤體坤為邑乾以一陽變之成坎故曰改邑坎剛
居中震巽艮兊皆可改坎不可改故曰不改井井
以不變為德者也於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曰井養
而不窮者何夫无喪无得而隨取隨與往來井井而
取之不竭井以養為用者也於汔至亦未繘井曰
未有功於羸其瓶曰凶者何汔如汔可小康之汔
汔幾也幾至於水也繘井綆上於井也今曰未繘
井則水不上出曰羸瓶則汲井无具非凶而何井

以上出為功者也故曰未有功又曰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子曰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愚曰木上有水井文公云巽在坎下便是木在下面漲得水上來如桶中盛得兩斗水若將大一斗

之木沉在水底則木上之水亦漲一斗便是此義又如草木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井之義以愚觀之若説漲水上來豈止用木為然其他器物沉下水底水亦漲起且草木生津潤於井義皆無干涉程傳亦自穩當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程子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

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為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時所舍也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

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

朱子曰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井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矣

愚曰初為井底坤水汨之泥也夫輕清者上升重濁者下降物皆然水為甚此初六所以為井泥而

不為人所食也泥而不食遂為廢井舊井廢井也
不特人不食禽亦不飲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言居
下流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衆所共棄也嗟夫德之
不修行之不潔而怨時不我用惑哉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程子曰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
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
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

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乃就下汚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為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也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

比初也井以上出為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反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朱子曰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

愚曰程義已詳爻云谷者以下卦伏艮云鮒者以巽為魚鮒魚之類也云甕者以三四五離象離為大腹兑為口有口而腹大者甕也云敝漏者以兑

為毁折也九二雖剛中君子然九五不應而下比
初是以用舍皆不濟何者用則當如井之上行而
其德宣舍則當如甕之貯水而其德畜今井下注
既不能宣以濟用甕敝漏又不能畜以待用象曰
无與也以五不應无與之者以致此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程子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

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其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潔清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己得行其道君得

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為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

朱子曰渫不停汚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位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巽為股為入股入坎下渫井之象也兊口在
上不食也坎為加憂為心病心惻也乾五為王離
為明陽為福三居下卦之上下離滓濁上接清泠
井之渫治者也井渫可以食矣而不食焉三與上
為正應上於是惻之曰是井也猶君子之修其身
而不見用為我心之所傷也渫則可用汲矣汲者
誰歟若有明王汲之則天下並受其福矣此望五
也象曰行惻謂行道之人所惻也指上六曰求王

明受福謂上六求明王而告之以汲曰井不汲於井无喪賢不用於賢无戚我之所求於王自欲受福而已井不汲賢不用福不我與心安得不傷乎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程子曰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修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修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

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陽剛中正之君但能
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朱子曰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隂柔不泉則但能修
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
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
愚曰甃井用塼塼者坎水坤土合而甄者也四有
甃井之象故云井甃九三六四君子之潔修者也
三之渫抱潔而可用汲四之甃自脩而不使廢然

九三而上六應之故為我心惻而求王明六四而初不應之故但守正自修免咎而已不修井四之咎也修矣或食焉或否焉則九五之責也何者四近君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洌寒泉食也洌謂其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可為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

井以上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泉寒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爲至善之義

朱子曰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爲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

愚曰陽爲清潔坎水陽也九五以陽居陽清潔之至故爲洌坎中一陽是乾乾爲寒井五月卦陰氣自上而下寒矣故九五有寒泉之象井泉寒洌而

後可飲人君德中正而後能用士九三渫之六四修之至此則寒洌而九五食之矣以中正之君用自修清潔之士此天下所以並受其福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程子曰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終為極

為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以大善之吉

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為成功

朱子曰收汲取也晁氏云收轆轤收繘者也亦通幕

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原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

而究口不掩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

應之則必有孚乃元吉也

愚按幕于氏本作冪亡狄切覆也今作作幕音莫

者傳寫誤也井至上六既渫矣既甃矣既食矣井

道成无所事矣故曰井收猶曰收成功云爾然井養賢不窮既收功矣勿可覆冪當與人共之夫不言而信謂之孚與人共之不言而信使天下並受其福為吉之大何以過此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可見井食於五猶是小成勿冪於上則博施濟衆然後為成之大吉之元矣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六

元 趙采 撰

䷰ 離下兌上

程子曰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潔清不可不革者故井之后受之以革也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

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
就而相克相滅息者也所以為革也又二女同居而
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為不相得也故為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程子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
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
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
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

也革而无甚益猶有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朱子曰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

矣

愚曰革變也事不極不可以變董子曰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革之為義小則更化三代百王之損益是也大則革命湯武之事是也然必極而後可革不極則天命未改人心未厭不可遽革也故曰巳日乃孚巳日朱漢上謂當作戊巳之巳蓋革自遯來一變无妄二變家人三變離四變革无妄之震

納庚革之離納已自庚至巳十日浹矣十者數之極也言待其極而後革人斯信之矣夫日未至而革固不可也日雖至矣未至於極亦未可也巳日乃孚如桀之民曰時日曷喪紂之民曰天曷不降威而伊尹猶去亳適夏武王猶觀政於商是也革有悔者也然必具乾德者革之而悔亡矣乾德天德也无欲者也故曰乾道乃革離兊皆乾體故云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説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程子曰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

之人心不信雖强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
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
未之有也文明以說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為文明兊為
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
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
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
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
也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

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愚曰彖釋革而曰水火相息二女不相得者何此言凡物不合則變生是以革也水火二女此以上下卦體而言革也或曰坎為水兊為澤今彖以兊

為水何也曰坎兌一也坎為陽水兌為陰水故屯需之坎為雲小畜之兌亦為雲坎為川大畜之兌亦為川坎為水革兌亦為水又兌為金金者水之母此兌所以言水也釋已日乃孚曰革而信之者何言革者非常之事事不極而革人豈遽信哉必待十日數極而後革革則人乃信之矣此以卦變震離納甲而言革之不可輕也釋元亨利貞而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者何此言有乾德而後可革

革則四德不全不可同乾矣故但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不曰利者革則天下以為利非聖人之利故不言也文明以說謂離變六五而為兌成革也大亨以正謂九五當位而正正則大亨也釋悔亡而曰革而當者何言離六五之上五與上革而得其當此以離變革而言革之道所以悔亡也離兌皆乾體坤來革之天地革也天地革則寒暑相代而四時成寒暑亦水火也湯武之革亦天地之革

也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易之有革其爲湯武設乎聖人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蓋更革之時非常時乚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程子曰水火相息爲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愚曰天地間寒暑相代謝只是水火相變革至變莫如水火知變莫如治歷君子治歷之變以四時之變則千歲之日可坐而致矣堯之歷象箕子之歷數是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程子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

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

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

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

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

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

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朱子曰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鞏

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

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之於
變革其謹如此
愚曰以陽居陽雖有剛正之才在下无應未有變
更之時此宜固守其中順之節不可以有為也黄
者中之色也牛者順之德也離六二之象也初九
宜體六二之中順固守如革之堅而後可夫革於
他爻義皆取改於初九義又取堅象又言不可有
為夫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他日能革皆基

於此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程子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

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為之時也已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

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

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

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愚曰離之六二納巳故曰巳日乃革之乃者難之

也巳日則時久而事極矣猶難之而後動湯武是

也以是而往故吉且无咎道亨而時會謂之嘉六

二居中處順又巳日而後革之此其行所以有嘉

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

矣

程子曰九三以剛陽為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謂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

下之上事有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唯當
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而後
革之則无過矣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
朱子曰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
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
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愚曰九三剛正而明居下卦之上可進而革者也
聖人曰往則必凶雖正亦危何也以九三剛明過

中又離體務上故戒之然與上應其時則當革革言謂以當革之說言之於衆也三就謂三番商量方結果成就易於革道可謂慮之周謀之悉允為口革言也九三爻歴三位三就也三就人斯信之矣伊尹五就桀既醜有夏復歸於亳所與汝鳩汝方言者何言哉必當革之言也武王三揞而後陳於商郊亦皆當革之言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必至於革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子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繫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

中正而至善何也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為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况不當乎

朱子曰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

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愚曰進而至於四其卦為兑革而説者也革而當矣悔可亡矣不惟吾自信吾之志而天下亦皆信吾之志矣此改命之所以為吉也改命大事也天下不信其事而信其志无湯武之志則簒也故必曰悔亡有孚而後曰改命吉然則易之有革所以重湯武之事而憂後世亂臣賊子之為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曰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朱子曰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愚曰夫革一物易一物未足以盡革也變凡為聖變臣為君變亂世為文明革道大矣革至九五大人以天德宅天位煥乎其有文章赫然其有威德无可云喻如虎之變焉則其精神之所感召不待

占卜必有孚信之者矣乾五為大人兊為虎二離為龜兊為決占決龜也二五未易而應未占有孚也乾稱龍取其飛革稱虎取其變非九五至變安能不言而信如是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程子曰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

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
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
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
其來格烝乂葢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
以為成也苟便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
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
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
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

則吉也居貞非為六戒乎曰為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

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朱子曰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程子曰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見於外也中人以

上莫不變革雖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愚曰上六革道已成大人以炳然之文君子以蔚然之文相與揭一世於離明之治當是時也小人亦知改容以事其上矣離二文之中也故二爻五其文炳離三文已過故三爻上其文蔚蔚者茂蔚文之過也君子文而蔚小人説而順為上者宜如

何哉无為守正斯可矣故曰征凶居貞吉武王既革商命即歸馬放牛包干戈而不用列爵分土以處君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以安小人垂拱而天下治得此道也革道已成而又革焉是紛更也故以征凶戒之

䷱ 巽下離上

程子曰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

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中實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於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烹之象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

也制器取諸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取於象
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
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
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為也
曰固人為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
非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
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為義也

鼎元吉亨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曰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羨明矣

朱子曰鼎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内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

愚曰鼎在天地為中和調一之器帝王守之則曰神器聖人鑄之則曰象器水火相巽則為養人之器水火相濟則為養身之器凡鼎之義无不吉也无不亨也義盡於辭故其辭簡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程子曰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象

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為義也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方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內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為鼎以其象也以二體言鼎之用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上既言鼎之用復以卦才言

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為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陽剛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

愚曰六十四卦皆象也而鼎之象見於畫初為趾二三四為腹五為耳上為鉉而鼎具矣其用則以

木巽火有烹飪之功烹飪之功二祭祀也賔客也祭莫嚴於上帝賔莫重於聖賢曰聖人亨者嚴之也曰大亨者重之也大亨非亨也取鼎之用施之天下謂之大亨鼎之用極於享帝而已以其道養聖賢則亨之大者也乾為天在上為帝指上九也在下為聖賢指二三四爻也鼎器也極其用則道也此以六爻言鼎之用也鼎自遯三變而成一變訟坎為耳在下聽卑聽也再變巽離為目在四三

變鼎離目在上其視逾遠明也巽而耳目聰明者義則兼離而用則主巽天下之患莫大乎聰明自任以壅蔽其耳目聖人惟知夫耳目不可自任是以巽為聽受以廣其聰明不巽則无以得聖賢耳目之助故曰巽而耳目聰明此以卦爻三變而言鼎之才也六二之柔進而上行而為六五以柔履尊則剛柔得中而无過不及之咎以柔應剛則君臣道合凡天下之聖賢皆為我養矣斯所以為元

亨也此言革反二為五成鼎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子曰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故為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以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

耳凡動為皆當安重也

愚曰以木巽火火木二體未然之火也木上有火火木一體既然之火也二卦皆乾體乾為金火木鑄之巽風吹之鑄鼎之象也離南面正位也巽為金凝命也革既改命鼎所以凝之也故鼎次革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程子曰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

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為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為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

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為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出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於四上從於貴也

朱子曰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

如此而其占无咎盖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也

愚曰此爻顛趾程傳謂鼎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致潔取新則是鼎當顛而出其否似今時傾鼎鐺以致新文公云因其顛而出之蓋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則是鼎不當顛而偶然顛因其顛而出否則可以无咎是顛本不好是有咎却出否故无咎大抵鼎是重器不可提掇縱有否惡只當就而滌之豈可顛其趾此是初六為鼎足不能持重

却上應九四故鼎足顛仰足顛本不好今因其顛
而出否故亦得无咎古者奔則為妾得妾亦豈是
好今以其子有子故亦无咎以卦變推之初往四
成震兊震為足兊為毀折顛也兊又為少女得妾
也震為長子以其子象也象以顛趾為未悖以出
否為從貴者鼎利出否以從新妾利有子而出賤
出否即出賤出賤者母以子貴也若是則顛趾亦
何悖得妾亦何嫌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程子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

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就之矣所以吉也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昵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

朱子曰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

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愚曰陽為實陰為虛二鼎腹以九居二鼎有實也五二之仇也君子好仇仇匹也六居五陰失位有疾也又乘剛亦疾也即就也二動則成艮艮止也二不可往則五不能來不我即也不我即則怨耦然在九二為吉者何哉鼎實則不可復加令二鼎實矣五若又來加之則反傷其實而有悔尤也五

陰虛即則傷其實五不我即二不妄有所之則能守其中而全其實矣故象以慎之一字戒其輕有所之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程子曰鼎耳六五也爲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物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

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
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
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禄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
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禄位是不得雉膏
食之也君子藴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
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
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謂不足之悔
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

陽剛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正終必相得故吉也三雖
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終吉始
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合
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
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
朱子曰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
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
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

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愚曰二鼎實矣三則鼎實過中三動成離坎坎為耳以三之離近五之離火壯矣夫熟物謂之革鼎之有耳所以受鉉而行非以革物也今九三實盈火壯鼎沸及耳耳炎而不可加鉉是以不可移掇而其行塞離為雉雉膏八珍之一也鼎不可移掇雖有

雉膏之美於何所烹飪而食之旡口在上不食也雖然
玉在炎而不灼倘上九以玉鉉而舉之則得剛柔之節
為陰陽之和而成雨則大壯可解而九三行塞不食之
悔可失矣悔失則終有吉也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言
鼎不可以耳而熟物以耳熟物失烹飪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程子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
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得其

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

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
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謂信也不然則失
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朱子曰晁氏云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
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
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愚曰四與初應四動之初成震兌震為足兌為毀
折鼎折足也餗鼎實也李鼎祚曰雉之屬也謂卦

有離也初之四離毀矣覆餗也鼎之量極於四其上則耳受實必有餘量二已不可復加三已過中四則溢而覆矣九四近君處之不當位豈能任天下之重況與初應而信用初六之小人所以折足致傾敗而覆其鼎之所有故國敗身辱而受大刑何凶如之其形渥輔嗣謂霑濡之貌伊川從輔嗣曰赧汗也文公云渥當作剭重刑也若只作沾渥却只是洗濕渾身覆餗大事不止於赧汗霑濡而

已按鄭康成虞仲翔本作其刑剭凶王汾曰古之大刑有剭誅之法此文公所以不取程說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程子曰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

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六五以得中為善是以中為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朱子曰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黄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程子曰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剛而溫乃有節也上居功成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終為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出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

鼎所以烹飪為功居上為成德與井巽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

朱子曰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温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為大吉无不利葢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愚曰五離中之陰為坤坤為黃五在鼎象為耳又伏坎亦為耳金鉉指九二也二自遯九五乾金變而為二二應五舉鼎耳而行故為金鉉鼎至六五

黃以為耳金以為鉉中以為實鼎之貴不可復加矣而復有上九之玉鉉何哉曰此聖賢之辨也鼎大烹以養聖賢於六五上九見之六五譬則賢也上九譬則聖也故六五利貞而上九則无不利六五利貞言必貞固而後不失也至玉鉉在上非剛非柔而剛柔得其節是以大吉而无不利也易井之上九元吉在上然後足以為井功之大成鼎之上九義猶是也或曰上九言玉者何曰上九遯乾之

不變者也乾為玉故云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六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珍藏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舉人臣馬衍宗